

箫然梦

之无游天下录

一部穿越版的魔幻西游

一段惊魂夺魄的冒险旅程

下 小佚◎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潇然梦

之 无游天下录

下 小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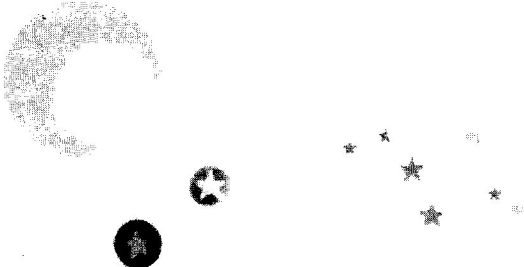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第三站◎勒森巴古堡之暗夜吸血迷情

- 序 海妖的歌声... 267
- 第一章 噩梦初醒... 269
- 第二章 血浓于水... 274
- 第三章 蒋家兄妹... 281
- 第四章 风雨欲来... 287
- 第五章 匪夷所思的症状... 293
- 第六章 幽灵船... 300
- 第七章 勒森巴古堡... 307
- 第八章 幸福瞬间... 314
- 第九章 下一个就是你... 320
- 第十章 古堡的顶楼... 327
- 第十一章 吸血鬼法兰... 334
- 第十二章 沉重的爱... 341
- 第十三章 距离... 348
- 第十四章 妥协的是谁... 356



第十五章 真相...363

第十六章 魔幻水晶球...370

最终站◎亚米拉小岛之结束抑或开始

第一章 悄悄，是离别的笙箫...381

第二章 似有故人来...385

第三章 不是再见是离别...389

后记...393



番外卷

第一章 生子（小卫篇）...397

第二章 铃铛的来历（祈然篇）...401

第三章 平静生活插曲（冰依篇）...408

卫迷手册

故事设置...413

前情提示...414

第一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415

第二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421

第三章 此恨不关风与月...427

第四章 一寸离肠千万结...433

第五章 细语软语横挑灯...440



第六章 花自飘零水自流...446

第七章 心似蛛网千千结...451

第八章 倘使君心如我心...455

第九章 欲语还休心念君...460

第十章 红藕白首不相离...465

番外一 怀孕期...470

番外二 再话洗澡...474

番外三 宫廷生活记事簿...477



★序★ 海妖的歌声

夜幕下的大海，有一种异样的静谧。尤其风平浪静，连海鸟浪花的声音也听不到时，这种寂静便又带上了一丝阴森的味道。

此时此刻，一艘大型的三桅帆船正静静地行驶在辽阔无垠的海面上，船员大多已进入了梦乡，唯有驾驶室中掌舵和船头、船尾守夜的几个船员尽量提着精神。

They say I was a born vagrant, with a penchant for salt water.

Now I've traveled for so long, and heard so much about your ominous song.

I've been told by many, horror in their wide - open eyes.

...

在船头守夜的船员小鲁忽然从迷蒙中惊醒，他四处看了看，又仔细听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听到。他不由得自嘲地摇了摇头，为自己将梦境当做现实而感到好笑。没过片刻，睡虫再度袭来，他勉强提了提神，却又难以抑制地耷拉下了脑袋。

That your heavenly song heralds doom.

In your seductive voice people will paralyze.

Powerless to steer clear of the forthcoming death...

睡梦中，小鲁迷迷糊糊又听到了那幽怨凄美的歌声，低柔哀婉，如泣如诉，犹如深海中飘摇摆荡的海藻，柔软、隐秘，一不留神，就牢牢地缠上人心。

就在小鲁心神俱醉，完全沉迷在凄美的音乐中时，歌声却极其突兀地戛然而止。小鲁霍然清醒，努力想睁开眼，眼皮却铅坠般沉重，无论如何都动弹不了一下。

小鲁猛地想起自己当了一辈子海员的爷爷曾对他说过的话：海中有海妖，其貌感

人，其音醉心。她们会在月明星稀、风平浪静的夜晚出现在海面上，用她们的歌声迷惑路过的海员，勾取他们的魂魄。

小鲁越想越觉得自己现在是被海妖的歌声蛊惑了，又惊又怕，拼命想睁开眼看个究竟。可他越努力越觉得眼皮沉重，连头脑也慢慢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就在小鲁灰心绝望、准备闭目等死的时候，一道柔柔的女子声音忽然传入了他耳中：

勇敢的战士啊，我是亚米拉国的卡嘉公主。吸血的巫师杀死了我的父王，夺走了国家的财富，还将我囚禁在古堡中不见天日……勇敢的战士啊！我一直在等着你……等你来救我！只要你能救出我，我和我的财宝、我的国家就都是你的。快来救我吧！来救我吧……

公主？财宝？吸血的巫师？！女子温柔哀伤又满怀期待的声音将小鲁心中的恐惧霎时驱逐了个干净，美女、国家和财富的酬谢让他热血沸腾，勇敢战士的称号更让他满怀自豪。

“别怕！我去救你！”小鲁在心中大叫，“我马上去救你。”

我等你……我在勒森巴古堡等着你……勇敢的海上战士……

女子的声音逐渐淡去，海妖那令人浑身酥麻的歌声又慢慢响了起来。小鲁因激动而握紧的拳头不自觉地松了开去，脑中混沌，直到意识完全丧失，耳边只余那哀婉却阴森的海妖之歌。

Numerous sailors have been claimed, their grieved families left wailing.

I have sailed across seven seas, and I have explored unmapped waters.

...

歌声渐唱渐响，越响便越勾魂摄魄，整艘船被这蛊惑人心的歌声一点点笼罩，一点点掌控。没有人发现，在这静得让人毛骨悚然的大海上，突然出现了一片赤红的浓雾，而巨大的帆船不知何时已改变了航向，朝着浓雾的方向缓缓驶去。

若有人能看见这一幕，便会发现，那被红色浓雾逐渐包裹的白色巨船，忽然扬起了风帆，仿佛是在奔向那血腥黑暗的无边地狱……

第一章 噩梦初醒

你的温度可有消失？你的心跳可有停止？你的笑颜可有远去？

夜幕低垂。

白帆鼓鼓的船上，立着个白衣飘飘的青年。白色的发带，白色的貂皮大衣，白色的褂衫，轻风吹动，飘飘若仙。唯有那一张脸，冷淡着，沉默着，融进了夜色里。忽然——

“海盗——海盗——来了！东南海域最凶恶的加利亚海盗来了！快逃啊！”

一声凄厉的尖叫打破了夜幕的沉寂，整艘船顿时慌乱起来。然而，慌乱只是他人的，却与这个白衣男子无关。

远处是巨大的黑色船只，和显眼的白色巨帆上那鲜红的骷髅头像。用红色夜光颜料绘成的骷髅头像咧着没有唇的嘴，好像在狞笑。白衣男子恍若未见。

小船，紧急时刻逃生用的几艘小船被放了下去。乘客陆陆续续都带着紧要的财产跳上小船，将大量的财富留在了大船上。这是历来的规矩，海盗取了足够的财物，就不会赶尽杀绝。

一个灰衣的男子背着包袱冲过白衣男子身边，忍不住推了他一下，“哎，蒋小伍！你还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海盗就要来了，再不走，你就死定了！”

白衣男子缓缓地转过身去，淡然一笑，“生何欢，死何苦？不历生死，如何悟透生命的真谛？你们这群被臭皮囊蒙蔽的俗人啊，又如何能理解我追求真理的……”

“神经病！”灰衣男子啐了一口，暗骂自己多管闲事，匆匆离去。

小船渐渐远去，大黑船渐渐逼近，唯有白衣男子还站在船头，不知何时手中多了把折扇，正悠闲地扇着。

“哥哥。”一个红衣女子忽然从桅杆上滑下来，落在他身边，“哥哥，船上的人都走光了。”



“走光了？”

红衣女子确定地点头，“嗯。”

“让你留的小船还留着吗？”

“那是当然。哥哥叫我办事，我哪次搞砸过？”

白衣男子收起扇子，豪情万丈地一甩手，“卷了财物，我们……跑！”

一炷香后。

“哥，那艘大黑船追来了。”红衣女子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怎么会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失算！船……船上有多少人？”

“估摸着，至少也有百来人吧。”

“百……来人。”白衣男子僵着身体转头看她，脖子疑似发出咔咔的声音，“都是壮汉？”

红衣女子点点头，“手上拿着大刀的壮汉。”

“我也只拿了剩余财物里的五成五啊，他们何必赶尽杀绝呢？”白衣男子吸了吸鼻子，眼中泛起水光，“小柴，哥对不起你……”

“哥，快别这么说，是我非跟着你出海来长见识的。”

“不，小柴，哥是说，你长得也算有几分姿色，或许那海盗头头或者副头头或者副副头头会看上你，这样一来你哥我也算是他大舅子了，说不定他就……”

红衣女子甩了甩手，冷哼两声，“世界总算清静了。”

回头看看离小船越来越近的敌人，再看看海面上某人被甩下处逐渐稀少的气泡，蒋小柴毫不犹豫地丢弃小船和财物跳入海中，顺手拎起海中半昏迷的哥哥，开始海上大逃亡。

天地间漆黑一片，万籁俱寂，空气中却仿佛弥漫着灼烫的火星。祈然一步步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中，心头是从未有过的茫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急着赶路，却不知道自己要赶去何方。

忽然，一道刺目的白光在前方亮起。祈然反射性地闭了闭眼，待再睁开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猛地一颤。

在黑暗中，那片白光显得如此耀眼，温暖却不灼热。白光下笼罩着一个盘膝而坐的女子，又破又脏的衣衫，凌乱的头发，苍白的容颜。没有言语，没有动作，甚至没有表情的一个女子，却让祈然的整颗心沸腾起来。

“冰依。”他在心里默念了一声，脚下的步伐顿时变得又快又轻松。

然而，就在他即将触到那白光的刹那，突变陡生。





“轰隆——”巨响彻底打破了黑暗中诡异的静寂，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大块大块的碎石自白光上方狠狠砸下来，毫不留情地砸在毫无知觉的女子身上。

血，鲜红的血充斥了祈然的双眼，伴随着断续的轰隆声，他仿佛听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碎掉的声音……

“冰依——”

祈然猛地从床上跃起，冷汗湿透了他的背脊，剧烈而焦躁的喘息在寂静的夜中显得如此清晰沉重。他伸出手擦去额上已经冰凉的汗珠，眼前是一片朦胧的黑暗，他一时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梦中，还是现实。

忽然，他眼前一亮。淡粉色的光幽幽地漫布了整个房间，却不似梦中那刺目的白光般遥远，而是细细温和地包裹住他全身。

“祈然，怎么了？”身后传来熟悉的犹带迷蒙的声音。

祈然回过头去，看着茫然睁眼看他，还带着一脸倦容的女子，这才明白，原来是她扯去了遮在床头夜明珠上的黑罩。

一室的淡淡光芒，温暖的床榻，渴望却又时时让他心痛的容颜，祈然怔怔地侧身看着，然后猛地伸出手将她揽入怀中。

你的温度可有消失？你的心跳可有停止？你的笑颜可有远去？

祈然发狠般地收紧手，抿住唇，却依旧消不去心底持续不断蔓延的恐慌：为什么哪怕你在我身边，我也总是担心你何时会离我远去？究竟要怎样才能确定你会永远留在我身边？

“祈……祈然，喘不过气……了。”冰依在他怀中痛苦地呻吟，仅剩的一点儿睡虫也终于被他挤没了。本来一晚上她就因为心事重重而无法入睡，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却又被祈然的惊叫吓醒。

祈然轻轻叹了口气，松开手，移动身体靠坐在床上，随后又伸手将正鼓着腮帮子跟他生气的女子腾空抱起，安置在自己的腿上。

冰依将脑袋轻轻地靠在他肩膀上，祈然还未平复的急促心跳声离得很近很近，一下下震动着她的耳膜。她伸手抱住他，低声问：“做噩梦了吗？”

冰依伸手轻轻拍他的脸，安慰道：“别怕，一切都过去了。”

她知道祈然幼年受过很多苦，成年后更是经历了重重磨难，便想当然地以为他定是梦到了什么痛苦的往事。

祈然揽着她没有说话，呼吸浅浅，却清晰可闻。冰依忽然失去了说话的力气，不想睡，不想动，只是抱着他，靠着他，沉默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仿佛过去了很久，又仿佛只是一瞬间。

祈然缓缓吐出一口气，“睡吧。”说着，松开了手。



冰依却舍不得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了，双手抱着他的腰，脑袋在他温香滑腻的脖颈间蹭啊蹭，“睡虫都被你赶跑了，还睡什么睡啊！我们来聊天吧。”

冰依自知这两天憋了太多的事情在心里，要是再不让她讲出来，她肯定会失眠而亡。

祈然失笑，重新抱住她，“你想聊什么？”

冰依动了动，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才换上一副小心翼翼的口吻问：“祈然，你觉得钰怎么样？你看到他时，心里会不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祈然心知肚明她想问什么，却笑了笑，装傻充愣，“什么感觉？”

“就是那种很熟悉很……”冰依声音一顿，忽然翻起白眼瞪他，“你这么聪明，别告诉我你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祈然的笑容越发温和，“为什么忽然这么问？”

“前几天我看到步杀追着钰喊他的名字，你知不知道步杀喊他什么？”冰依翻了个身，索性趴在祈然身上，一脸凝重地和他对视，“萧冰朔……步杀居然喊他萧冰朔！”

她的身体轻轻地颤抖了一下，眼中有炽烈的火苗在燃烧，却没有发现祈然脸上一闪而逝的古怪神色，“步杀说，他听到有人这么喊他，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可是祈然，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那么巧的事？”

“他刚好叫萧冰朔，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一举一动又和从前的你如此相像。”冰依的声音从颤抖变得微微沙哑，“虽然觉得很匪夷所思，可是祈然……他，他会不会真的是……”

祈然微皱了皱眉，低下头吻上她眉心，“想知道的话，为什么自己不去问他呢？”

长长的睫毛就在他温凉的唇边眨动着，然后唇角就沾上了咸涩的湿意。

“我没有资格去问他。”冰依用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不是，我只能更失望；如果是，他为什么不肯跟我们相认，是因为心里还有怨有恨吗？就算……就算他真的没怪过我，可我选择了你，却丢弃了年幼的他，无论有什么理由，这都是事实。祈然，我真的没脸见他。”

冰依笑了笑，可这个笑容怎么看怎么凄惨，“如果，真的是他。他已经十七岁了。十七年来，他哭过吗？什么时候学会走路的？什么时候开心？什么时候难过？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这些，我都不知道。”

“当年我曾对我的生父水宇天泽说：‘我没办法叫你爸爸。因为，在我和哥哥心里，永远永远都只有一个爸爸……那个是养大我的人。’有句话说得真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只要一想到冰朔也很可能对我说这样的话，就心痛得无法忍受。直到今时今日，我才知道，自己当年对水宇有多残忍。”

冰依笑容里闪烁的泪水和绝望的痛苦，让祈然忍不住皱眉。他沉吟过后，忽然开口道：“冰依，你可以去试探他。”

冰依一怔，哀伤顿时被驱散了不少，疑惑地抬头，“试探他？”

“对。”祈然坚定地点头，毫不留情地出卖自己的儿子，“从一些小的方面，比如家庭背景、喜好、有没有心爱的人……查探他的身份，试着关心他照顾他。如果，他不拒绝你的关心和照顾，就说明他从来没有怪过你。”

“如果他拒绝呢？”

他敢？！祈然在心里念了一声，脸上却依旧淡淡的，完全不负责任地说道：“那就当做弥补你心底的遗憾和愧疚。付出不求回报，总有一天他会原谅你的。”

冰依闻言心里顿时舒坦了许多，想来想去，确实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随后一想到明天就会见到冰朔，自己将会用全然不同的目光去看他、关心照顾他，就紧张得整颗心七上八下。

“好了。”祈然抱住她翻了个身，将她安置在里侧，笑道，“想通了就好好睡觉，不许再胡思乱想。”

冰依傻傻地笑着点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又不安分地动了动，扯他枕在自己颈下的手臂，“这样睡，你的手臂不会麻吗？”

祈然好笑地睨了她一眼，闭上眼不说话，不一会儿就发出了轻浅均匀的呼吸声，竟是睡着了。

冰依气极无奈，只能望着温软的枕头兴叹，但要她离开这温暖的怀抱，却又是万万不肯。

她无聊地打了几个哈欠，又痴痴地研究了一会儿自家老公俊秀的睡颜，终于沉沉睡了过去。

就在她睡熟的瞬间，祈然却缓缓睁开眼来，湛蓝的眼眸一片清澈，哪有一分初醒的迷蒙！

他探出空闲着的右手轻轻抚过女子安静的睡容，将她细碎的鬓发通通拨到耳后，脸上是无限宠溺而珍惜的温柔，眼底却有一丝决然深沉的寒光一闪而逝。

他的妻子……哪怕是老天也不能从他身边夺走！

第二章 血浓于水

哪怕我才智再高超，医术再精妙，意志再坚决，终也敌不过一场天灾人祸。

云轻轻，水蓝蓝，微风一阵又一阵拂过海面，漾开层层涟漪。冬日的阳光温暖却不耀眼，照射在海面上，仿佛洒了一片碎金，光芒点点。

高高的桅杆瞭望台上，有两个人正在闭目享受这难得惬意的时光。

忽然，黑衣的步杀睁开眼来，只见空中蓝影一闪，祈然已落在瞭望台上。他的目光触及步杀随意地笑了笑，旋即又望向一旁虽睁开了眼，却仍懒洋洋的少年。

冰朔见祈然的目光直往自己左臂上瞧，不由惊奇道：“怎么了？”

祈然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沉吟着，脑中却不由想起了今早与冰依的对话。

卯时一到，自己又如往日般醒来。正准备起床，却被迷迷糊糊睁开眼来的冰依拉住了衣袖。

祈然不能说不震惊，因为自己的妻子向来是不到辰时雷打不醒的，今日居然自己睁开眼来，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冰依显然还在跟睡虫痛苦搏斗中，揪着他衣袖的手却不肯放，含糊道：“我忽然想起来，冰朔小时候种过痘……是左臂。那疤和别的小孩都不一样，是个梅花印记……你先想办法偷瞧一下吧。”

说完，冰依就松开手睡了过去，徒留祈然在一旁哭笑不得——偷瞧一下，怎么瞧？难道让他去偷看儿子洗澡啊？这丫头真是……

祈然回过神来，依旧看着冰朔，语速慢吞吞地道：“你的左臂上有梅花印记？”

冰朔诧异地扬了下眉，眼眸闪烁了半天才点头，“是种卡介苗（预防新生儿感染结核的疫苗）留下的疤痕，形似梅花，却不是什么印记。”顿了顿，他指着自己的左

臂上方，笑，“就在这里，要看吗？”

祈然原本想让他撩起袖子看一下，但发现他外面罩着的是比较厚实的冬日裘服，恐怕擦不到那个高度，便作罢，“不必了，你只需记住，我什么都没问过你。”

冰朔漂亮的深蓝眼眸中泛起一层琥珀色的光泽，浅浅的酒窝浮上他双颊，“好，我记住了。”

祈然满意而欣慰地笑笑，又向步杀摆了摆手，纵身跳下了瞭望台。

冰朔收回目光，眸中慢慢沉淀出几分若有所思的恍然。他微撇过头，却发现步杀正一脸凝重地看着他，呃……确切地说是他的左臂。

这种表情若是放在别人身上，那就是冷漠；但出现在步杀脸上，冰朔知道那是好奇。

冰朔摸了摸下巴，眼中忽然闪过一丝恶作剧般的笑意。他的手抚上自己的左臂，抬起头，正对上步杀黑曜石般的深沉眼眸，温和地笑道：“要看吗？”

如玉温润的素白手指移了移搁在衣服的扣子上，一副“你要看我马上解开给你看”的架势。

阳光普照，水波荡漾，海鸟在天空中快乐地翱翔。

步杀冷哼了一声，撇过头去，咬着牙闭上了眼睛。

风继续吹，阳光温暖，水波粼粼。快乐的海鸟却忽然在空中打了个寒战……

过了巳时，祈然终于忍无可忍，将睡得昏天黑地的某人从床上挖起来。虽然他可以包容自己的妻子偷懒睡觉，可是赖在床上连早饭都不吃的行为，却是绝对不能纵容的。

冰依昨晚睡得太迟，此刻被人从香甜梦中吵醒，又是困又是怕冷又是不甘，卷着被子把自己裹成一个蚕茧滚啊滚，就是不肯起来。

祈然倒也不逼她，只是悠悠然道：“我刚刚已经查看过铄的左臂了。”

铄……左臂……冰依眯着眼，迷迷糊糊地想，啥东西啊？忽然——

啊！铄……冰朔，冰朔的左臂。冰依猛地睁开眼来，睡虫完全跑了，“查看过了，有没有……有没有梅花印记？”

祈然温和地笑，伸手将一旁的衣物递到她面前。

冰依思量了片刻，立马乖乖地从被子中滚出来，迅速穿好衣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祈然。

祈然继续笑，手指了指一旁仍冒着热气的水、杯子和毛巾。

于是，冰依就像那一指挥一动弹的扯线木偶，又乖乖照着指示去洗脸漱口，然后，继续眼巴巴地望着祈然。



因为刚睡醒，那琥珀色的眼眸上仿佛蒙上了一层水雾，盈盈如盛满月光，分外清透。白皙的脸上因为期待和紧张而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傻傻的表情看起来迷糊迟钝却可爱至极。

祈然忍不住抱住她重重地亲了一下，才笑道：“查看过了，确实有。”

“确实……有？”冰依喃喃地颤声重复，眸光慢慢闪亮起来。

祈然温柔地抱住她，“嗯，千真万确。”

冰依呆呆地任祈然抱着，脑子里晕乎乎的，仿佛刚从云霄飞车上下来。几分钟后，她猛地回过神来，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激动和震撼骤然涌上心头。

“祈然——”她哑声叫道，“真的是他……真的是冰朔？！”

直到吃早饭的时候，冰朔终于明确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同。虽然从几日前开始，冰依看他的眼神就一直很热烈而闪躲，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今日的不同。

尽管冰依一直竭力掩饰着，除了眼底的波动，脸上也没有半分失控的情绪，可冰朔敏锐的灵觉又岂是常人能比？是以，只一眼、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觉察出她几乎落泪的冲动。

想起早上祈然问过的话，冰朔心中了然，一丝浅浅的震动撩拨着他的心神，让他焦躁不安。他一直笑得温润和煦、云淡风轻，却自知心里绝非如此平静。

饭桌上安静得有些诡异，大家都喝着自己的粥，偶尔夹一下精致的小菜，却没有说话。冰朔心不在焉地搅动着碗里的红枣小米粥，粥的味道清香甜软，滑而不腻，实在是星级酒店也吃不到的极品。可今日在冰朔口中，却有些味同嚼蜡。

他觉得自己该主动与她说话，否则依那人的性子定然会胡思乱想，然后钻牛角尖。他想告诉她，其实自己并不怪她，却苦于不知该如何开口。

忽然，一双红木筷子出现在他面前。冰朔愕然抬起头，才发现冰依竟夹了一片煎得嫩黄的蛋卷放在他碗里。

冰朔屏息侧头看去，只见冰依脸上满布着尴尬和不安的红晕，眼底惶恐而期盼却又闪躲着他的目光，夹菜的动作更是战战兢兢，仿佛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惊走了他。

冰朔怔怔地看着、想着，逐渐地，胸口仿佛被一只手紧紧揪住了，揪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短短几个月的回忆忽然在他脑中自动回放，初见的震惊，亭阁中的感慨，相处的温馨，出云岛上的惊心动魄……这一切的一切从清晰到模糊，最终褪去，通通化为那双惶恐不安却执拗期盼的眼睛。

明明那么纤弱，有时却坚强得无可摧折；明明那么迷糊，有时却敏感得直触人心；明明曾那么狠心抛下过他，此时却能将温柔的悲伤和渴望深入他心底……



终于，冰朔笑了，温暖的笑容带着几分释然，让他俊秀的面容犹如满盈月华。这一刻，他终于连心底最后一点儿委屈和不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血浓于水，情深过怨。这一刻，他真的心甘情愿承认她是自己的母亲。

他同样小心而凝重地拿起筷子夹了煎蛋卷放在口中认真品尝，然后真诚地看着她微笑，“真的很好吃。谢谢……”

谢谢你，妈妈。

冰依猛地低下头去，不想让人看到她眼中闪烁的泪光，却未发现，自己的眼泪早已滴落在了温热香软的小米粥中。

月色撩人，夜凉如水。

祈然走上甲板，果然看到顾长的少年立在船头，静静地望着远处。夜风拂动他柔软的短发和衣襟，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温情。

祈然几乎是下意识地放柔了声音，“在想什么？”

少年回过身来，清俊的笑容仿佛一直停留在他脸上，夜幕下湛蓝的眼眸恍如绽放着某种沉淀了千年的神秘色彩，“没什么。她，睡了吗？”

祈然摇头，神色很有些无可奈何的宠溺和懊恼，“说是要给你织围巾，怎么劝都不肯休息。”

“织围巾？”冰朔目瞪口呆，随即又忍不住笑，“这里竟也有毛线和织针？”

祈然哼了一声，脸色微沉地走到他身边，“毛线自然有，织针是吵着我连夜做给她的。什么都有了却又嫌我在一旁妨碍她。”

冰朔一下笑了出来，忙又憋住，却掩饰不了唇角那有些得意有些欣喜的羞涩笑容。

祈然侧脸看着少年清浅明澈的笑容，心底微微松了口气。随即，他缓慢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摊在手中，递到了少年面前。

冰朔脸上的笑容一僵，望向瓷瓶的目光甚至带了几分被震慑住的茫然，“你……我……”

他抬头对上祈然似笑非笑的脸，顿时一阵懊恼和尴尬，“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祈然悠然地笑着，伸手倒了一粒药丸在手心，浅浅嗅了嗅，才道：“当归、熟地、冬虫夏草、香椿、雪莲、千年玄参……确实都没什么副作用，调配比例恰当，药材珍贵，制作这药的人想必也费了一番心思。”

冰朔顿时觉得头皮发麻，那看起来明明亲善和蔼的眼神，却好像超级X光，只一扫就能将他从里到外照个通透。他勉力扯出个笑容，“你……怎么发现的？”

祈然漫不经心地将药放回瓶中，微侧过脸看着他笑，“朔儿，你终究太嫩了。你



以为两种气味相差如此多的药能瞒过我吗？至少也该取一味龙涎稍稍掩盖一下吧？”

冰朔郁闷得想要吐血，这药本就不是他制的，再说让一个和化学药剂临床手术打惯交道的人忽然去精通古代草药，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更何况，还有谁能在情欲萌动的时刻清楚辨别出药味的不同，却不说你自己太变态了？

祈然抓过他的手将瓷瓶放回他手心，温和地笑道：“你的心意，我领了。”

冰朔微微一怔，唇动了动，半晌才低声道：“我不可能长久地留在你们身边。你们还年轻，她也……很喜欢孩子……”

冰朔的声音慢慢消失，他有些弄不清自己究竟想说什么。可是一想到自己迟早都会回去，会不得不离开他们，最终相忘于两方天地，就觉得怅然若失。

祈然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伸手揉了揉他的短发，笑道：“翅膀还没长硬呢，就想单飞了？”

冰朔勉强扯出个平常的笑容，并不说话。离别是件伤感的事，那么在离别来临前，不如先假装忘记了它。

祈然收回手转身望着辽阔的海面，声音变得细腻而轻柔：“我何尝不知她的心结，我又何尝不想多个孩子多牵绊她一分。只是，海上风浪无情，冒险的旅程漫长而危机重重，我如何确保他们母子平安？又如何能减轻她生育的痛苦？”

冰朔怔怔地看着他，“以你的医术，也无法保证？”以你的惊才绝艳、神鬼莫测之能，也需要随时惊悸惶恐着患得患失吗？

祈然轻轻叹了口气，绝世的面容上露出罕见的萧索，“出云岛一役，我终于不得不承认，人力有穷尽。哪怕我才智再高超，医术再精妙，意志再坚决，终也敌不过一场天灾人祸。”

祈然的眸中闪过一道犀利的寒光，然而只是一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他侧过头看着他，柔和地笑，“更何况，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你。”他抿了抿唇，晴蓝的眼眸澄澈而悠远，“此生，我所求不多。有你，有步，有冰依……贪多了，我只怕老天连我现在有的，都收了回去。”

冰朔轻轻垂下眼帘，遮去眸中的黯然，长长的睫毛在夜风中细微地颤抖。

“好啦！我们的事顺其自然，你也无须再犯愁。”祈然伸手重重地揉了揉他的脑袋，“我得进去让她休息了，免得明天又赖床不肯起来。至于这药……”

他斜睨着神情有些黯然的少年，抿唇笑道：“我已明了调制之法，这些你就自己留着，兴许将来碰到心爱的女子，还能用上。”

冰朔差点儿一个踉跄栽倒，又气又恼地瞪着祈然，白皙的脸上浮着一层可疑的红晕，“你这个恋妻狂，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吗？”

祈然低笑着挥手离去，独留少年一人站在夜空下，晚风拂过他柔软的短发，轻易

